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姜尚伐商 第十八回 子牙諫主隱磻溪

子牙看罷圖樣，王曰：「此臺多少日期方可完得此工？」尚奏曰：「此臺高四丈九尺，造瓊樓玉宇，碧檻雕欄，工程浩大。若完臺工，非三十五年不得完成。」

紂王聞奏，對妲己曰：「御妻，姜尚奏朕：臺工要三十五年方成。朕想光陰瞬息，歲月如流，年少可以行樂，若是如此，人生幾何，安能長在！造此臺實為無益。」

妲己奏曰：「姜尚乃方外術士，總以一派誣言。那有三十五年完工之理！狂悖欺主，罪當炮烙！」

紂王曰：「御妻之言是也。傳承奉官，可與朕拿姜尚炮烙，以正國法。」

子牙曰：「臣啟陛下，鹿臺之工，勞民傷財，願陛下息此念頭，切不可為。今四方刀兵亂起，水旱頻仍，府庫空虛，民生日促。陛下不省心邦本，荒淫於酒色。遠賢近佞，荒亂國政，殺害忠良，民怨天愁。今陛下又聽狐媚之言，妄興土木，陷害萬民，臣不知陛下之所終矣。可憐社稷生民，不久為他人之所有。臣何忍坐視而不言！」

紂王聞言，大罵：「匹夫！焉敢侮謗天子！」令兩邊承奉官：「與朕拿下，醢尸齏粉，以正國法！」眾人方欲向前，子牙抽身望樓下飛跑。

紂王一見，且怒且笑：「御妻，你看這老匹夫，聽見拿之一字就跑了。禮節法度，全然不知，那有一個跑得了的？」傳旨命奉御官：「拿來！」眾官趕子牙過了龍德殿、九間殿，子牙至九龍橋，只見眾官趕來甚急。

子牙曰：「承奉官不必趕我，莫非一死而已。」按著九龍橋欄杆，望下一攏，把水打了一個窟窿。

眾官急上橋看，水星兒也不冒一個，不知子牙借水遁去了。

承奉官往摘星樓回旨。王曰：「好了這老匹夫！」

子牙投水橋下，有四員執殿官扶著欄杆，看水嗟歎。適有上大夫楊任進午門，見橋邊有執殿官，伏著望水。楊任問曰：「你等在此看甚麼？」

執殿官曰：「啟老爺：下大夫姜尚投水而死。」

楊任曰：「為何事？」

執殿官答曰：「不知。」楊任進文書房看本章。

紂王與妲己議鹿臺差那一官員監造。妲己奏曰：「若造此臺，非崇侯虎不能成功。」

紂王准行，差承奉宣崇侯虎。承奉得旨，出九間殿往文書房，來見楊任。

楊任問曰：「下大夫姜子牙何事忤君，自投水而死？」

承奉答曰：「天子命姜尚造鹿臺，姜尚奏事忤旨。因命承奉拿他，他跑至此，投水而死。今詔崇侯虎督工。」

楊任問曰：「何謂鹿臺？」

承奉答曰：「蘇娘娘獻的圖樣，高四丈九尺，上造瓊樓玉宇，殿閣重簷。瑪瑙砌就欄杆，珠玉粧成梁棟，今命崇侯虎監造。卑職見天子所行皆桀王之道，不忍社稷坳墟，特來見大人。」

楊任曰：「你且將此詔停止，待吾進見聖上，再為施行。」楊任逕往摘星樓下候旨。

紂王宣楊任上樓見駕。王曰：「卿有何奏章？」

楊任奏曰：「陛下只知行樂懽娛，臣恐不能享此樂，而先有腹心之患矣。主上三害在外，一害在內。其外三害：一害者東伯侯姜文煥，雄兵百萬，欲報父讎；二害者，南伯侯鄂順，為陛下無辜殺其父親；三害者，況聞太師遠征北海大敵，十有餘年，今且未能返國。」

「三害荒荒，八方作亂。今又起無端造作，廣施土木。不惟社稷不能奠安，宗廟不能磐石，民一離心，則萬民荒亂。只可惜六百年已定華夷，一旦被他人所虜矣。」

紂王聽罷，大罵：「匹夫！把筆書生，焉敢無知，直言犯主！」命奉御官：「將此匹夫剗去二目！朕念他歲有功，姑恕他一次。」

楊任復奏曰：「臣雖剗目不辭，只怕天下諸侯有不忍臣之剗目之苦也。」奉御官把楊任攙下樓，一聲響，剗二目獻上樓來。

楊任忠肝義膽，實為紂王，雖剗二目，忠心不滅，一道怨氣，直沖在青峰山紫陽洞清虛道德真君面前。

真君命黃巾力士：「可救楊任回山。」

力士奉旨，至摘星樓下，用三陣神風，異香遍滿，摘星樓下，地播起塵土，揚起沙灰，一聲響，楊任尸骸竟不見了。

紂王急往樓內，避其沙土。不一時，風息沙平，兩邊啟奏紂王曰：「楊任尸首風刮不見了。」

紂王歎曰：「似前番朕斬太子也被風刮去，似比等事，皆係常事，不足怪也。」紂王謂妲己曰：「鹿臺之工，已詔侯虎；楊任諫朕，自取其禍。速召崇侯虎！」侍駕官催詔去了。

楊任的尸首被力士攝回紫陽洞，回真君法旨。道德真君出洞來，命白雲童兒，葫蘆中取二粒仙丹，將楊任眼眶裏放二粒仙丹。真人用仙天真氣吹在楊任面上，喝聲：「楊任不起，更待何時！」

只見楊任眼眶裏長出兩隻手來，手心裏生兩只眼睛。——此眼上看天庭，下觀地穴，中識人間萬事。楊任立起半晌，定省見自己目化奇形，見一道人立在山洞前。

楊任問曰：「道長，此處莫非幽冥地界？」

真君曰：「非也，此處乃青峰山紫陽洞，貧道是煉氣士清虛道德真君。因見你忠心赤膽，直諫紂王，憐救萬民，身遭剗目之災。貧道憐你陽壽不絕，度你上山，後輔周王成其正道。」

楊任聽罷，拜謝曰：「弟子蒙真君憐救，指引還生，再見人世，此恩此德，何敢有忘！望真君不棄，願拜為師。」楊任就在青峰山居住。

鹿臺工程浩瀚，要動無限錢糧，無限人夫，搬運木植、泥土、磚瓦，絡繹之苦，不可勝計。各州府縣軍民，三丁抽二，獨丁赴役。有錢者買閑在家，無錢者任勞累死。萬民驚恐，日夜不安，男女慌慌，軍民嗟怨，家家閉戶，逃奔四方。

崇侯虎仗勢虐民，可憐老少累死不計其數，皆填鹿臺之內。朝歌變亂，逃亡者甚多。

子牙借水遁，回到宋異人庄上，馬氏接住：「恭喜大夫，今日回家。」

子牙曰：「我如今不做官了。」

馬氏大驚：「為何事來？」

子牙曰：「天子聽信妲己之言，起造鹿臺，命我督工。我不忍萬民遭殃，黎庶有難。是我上一本，天子不行；被我直諫，聖人大怒，把我罷職歸田。我想紂王非我之主。娘子，我同你往西岐去，守時待命。我一日時來運至，官居顯爵，極品當朝，人臣第一，方不負我心中實學。」

馬氏曰：「你又不是文家出身，不過是江湖一術士，天幸做了下大夫，感天子之德不淺。今命你造臺，乃看顧你監工，況錢糧既多，你不管甚東西，也賺他些回來。你多大官，也上本諫言，還是你無福，只是個術士的命！」

子牙曰：「娘子，你放心，是這樣官，未展我胸中才學，難遂我平生之志。你且收拾行裝，打點同我往西岐去。不日官居一品，位列公卿，你授一品夫人。身著霞佩，頭帶珠冠，榮耀西岐，不枉我出仕一番。」

馬氏笑曰：「子牙，你說的是失時話。現成官你沒福做，到去空拳隻手去別處尋！這不是折得你胡思亂想，走投無路，捨近求遠，尚望官居一品？天子命你監造臺工，明明看顧你。你做的是那裏清官！如今多少大小官員，都是隨時而已。」

子牙曰：「你女人家不知遠大。天數有定，遲早有期，各自有主。你與我同到西岐，自有下落。一日時來，富貴自是不淺。」

馬氏曰：「姜子牙，我和你夫妻緣分只到如此。我生長朝歌，決不往他鄉外國去。從今說過，你行你的，我幹我的，再無他說！」

子牙曰：「娘子錯說了。嫁雞怎不逐雞飛，夫妻豈有分離之理！」

馬氏曰：「妾身原是朝歌女子，那裏去離鄉背井。子牙，你從實些，寫一紙休書與我，各自投生。我決不去！」

子牙曰：「娘子隨我去好！一日身榮，無邊富貴。」

馬氏曰：「我的命只合如此，也受不起大福分。你自去做一品顯官，我在比受些窮苦。你再娶一房有福的夫人罷。」

子牙曰：「你不要後悔！」

馬氏曰：「是我造化低，決不後悔！」

子牙點頭歎曰：「你小看了我！既嫁與我為妻，怎不隨我去。必定要你同行！」

馬氏大怒：「姜子牙！你好，就與你好開交；如要不肯，我與父兄說知，同你進朝歌見天子，也講一個明白！」夫妻二人正在此門口。

宋異人同妻孫氏來勸子牙曰：「賢弟，當時這一件事是我作的。弟婦既不同你去，就寫下一字與他。賢弟乃奇男子，豈無佳配，何必苦苦留戀他。常言道：心去意難留。勉強終非是好結果。」

子牙曰：「長兄、嫂在上；馬氏隨我一場，不曾受用一些，我心不忍離他；他倒有離我之心。長兄分付，我就寫休書與他。」子牙寫了休書拿在手中：「娘子，書在我手中，夫妻還是團圓的。你接了比書，再不能完聚了！」馬氏伸手接書，全無半毫顧戀之心。

子牙歎曰：「青竹蛇兒口，黃蜂尾上針，兩般由自可，最毒婦人心！」

馬氏收拾回家，改節去了。

子牙打點起行，作辭宋異人、嫂嫂孫氏：「姜尚蒙兄嫂看顧提攜，不期有今日之別！」

異人治酒與姜子牙饒行，飲罷，遠送一程，因問曰：「賢弟往那裏？」

子牙曰：「小弟別兄往西岐做些事業。」

異人曰：「倘賢弟得意時，可寄一音，使我也放心。」二人灑淚而別：

子牙離了宋家庄，取路往孟津，過了黃河，逕往灤池縣，往臨潼關來。只見一起朝歌逃走百姓，有七八百黎民，父攜子哭，弟為兄悲，夫妻淚落，男女悲哭之聲，紛紛載道。

子牙見而問曰：「你們是朝歌民？」

內中也有認的是姜子牙，眾民叫曰：「姜老爺！我等是朝歌民。因為紂王起造鹿臺，命崇侯虎監督。那天殺的奸臣，三丁抽二，獨丁赴役。有錢者買閑在家，累死數萬人夫，屍填鹿臺之下，晝夜無息。我等經不得這樣苦楚，故此逃出五關。不期總兵張老爺不放我們出關。若是拿將回去，死於非命，故此傷心啼哭。」

子牙曰：「你們不必如此，待我去見張總兵，替你們說個人情，放你們出關。」

眾人謝曰：「這是老爺天恩，普施甘露，枯骨重生！」

子牙把行囊與眾人看守，獨自前往張總兵府來。家人問曰：「那裏來的？」

子牙曰：「煩你通報，商都下大夫姜尚來拜你總兵。」

門上人來報：「啟老爺：商都下大夫姜尚來拜。」

張鳳想：「下大夫姜尚是文官，我乃武官；他近朝廷，我居關隘，百事有煩他。」急命左右請進。

子牙道家打扮，不著公服，逕往裏面，見張鳳。鳳一見子牙道服而來，便坐而問曰：「來者何人？」

子牙曰：「吾乃下大夫姜尚是也。」

鳳問曰：「大夫何為道服而來？」

子牙答曰：「卑職此來，奉謁台顏，懇求賜眾民出關，黎庶從死而生，將軍真天高海闊之恩，實上天好生之德。」

張鳳聽罷大怒，言曰：「逃民不忠，若聽汝言，亦陷我於不義。我受命執掌關隘，自宜盡臣子之節。若論國法，連汝併解回朝，以正國典。奈吾初會，暫且姑免。」喝兩邊：「把姜尚叉將出去。」眾人一聲喝，把子牙推將出來。

眾民見子牙回來，問曰：「姜老爺，張老爺可放我等出關？」

子牙曰：「張總兵連我也要拿進朝歌城去。是我說過了。」眾人聽罷，齊聲叫苦。七八百黎民號啕痛哭，哀聲徹野。子牙看見不忍。

子牙曰：「你們眾民不必啼哭，我送你們出五關去。」

有等不知事的黎民。聞知此語，只說寬慰他，乃曰：「老爺也不出去，怎生救我們？」

內中有知道的，哀求曰：「老爺若肯救援，便是再生之恩！」

子牙道：「你們要由五關者，到黃昏時候，我叫你等閉眼，你等就閉眼。若聽得耳內風響，不要睜眼。開了眼時，跌出腦子來，不要怨我。」眾人應承了。

子牙到一更時候，望崑崙山拜罷，口中念念有詞，一聲響。眾人只聽得風聲颯颯，不一會，四百里之程出了臨潼關、潼關、穿雲關、界牌關、汜水關，到金雞嶺，子牙收了土遁，眾民落地。

子牙曰：「眾人開眼！」眾人睜開了眼。子牙曰：「此處就是汜水關外金雞嶺，乃西岐州地方。你們好好去罷！」

眾人叩頭謝曰：「老爺，天垂甘露，普救群生，此恩此德，何日能報！」眾人拜別。

眾民等待天明，果是西岐地界。過了金雞嶺，便是首陽山；走過燕山，又過了白柳村，前至西岐山；過了七十里，至西岐城。

眾民進城，觀看景物；民豐物阜，行人讓路，老幼不欺，市井謙和，真乃堯天舜日，別是一番風景。

眾民作一手本，投遞上大夫府。散宜生接著手本。翌日伯邑考傳命：「既朝歌逃民因紂王失政，來歸吾土，無妻者給銀與他娶妻。又與銀子，令眾人僦居安處。鰥寡孤獨者在三濟倉造名，自領口糧。」宜生領命。

邑考曰：「父王囚羑里七年，孤欲自往朝歌，代父贖罪。卿等意下如何？」

散宜生奏曰：「臣啟公子！主公臨別之言，七年之厄已滿，災完難足，自然歸國。不得造次，有違主公臨別之言。如公子於心不安，可差一士卒前去問安，亦不失為子之道。何必自馳鞍馬，身臨險地哉。」

伯邑考歎曰：「父王有難，七載禁於異鄉，舉目無親。為人子者，於心何忍。所謂立國立家，徒為虛設，要我等九十九子何用！我自帶祖遺三件寶貝，往朝歌進貢，以贖父罪。」

